

醴陵是一个山峻水曲、阡陌纵横的丘陵之地,比起国内的许多名山大川来,它也许算不了什么“大家闺秀”,然而它以山的灵韵、水的秀美、田园的清丽,占尽江南春色,可谓“小家碧玉”。山重水复中,又多有庙宇遍布,佛道弥漫,更透出几许神秘。

醴陵山水,自然躲不过文人骚客们猎艳的目光与敏感的神神经。本土的、外埠的,大到唐代诗人杜甫,小到地方秀才、民间骚客,莫不对醴陵山水触景生情。

翻开醴陵县志,哪怕你用史志考证的目光去对接醴陵的地理志,首先就会被那些诗意的山水美名所打动:仙岳、明月、红船、凤凰、文笔、香水、龙飞等,于是你会情不自禁地坠入美丽的仙境中。沿着地理志深入地读下去,更会惊奇地发现,醴陵有山有水必有诗。词比山高,诗比水长。

有人说,如果把醴陵的山河捏在手中,拧出来的都是诗。在醴陵市图书馆,藏有一套《涑江诗丛》,共八卷,编辑的还仅仅只是歌咏涑江的诗,还有一套题咏涑江的《涑江集》,竟有16卷之多,还有什么《李公集》、《石笋山房诗抄》等各类山水诗结集,真难以数计。

与诗密切相关的还有歌谣,如山歌、情歌、民谣、童谣,甚至还有市井文化打油诗等,这些反映乡土文化的民间歌谣,更如一坛坛陈酿的谷酒,流溢出浓浓的醇香。

流淌着诗的母亲河

涑江,是醴陵人的母亲河。她发源于赣西山中,曲曲折折地穿过醴陵全境,然后下湘江,入洞庭,随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自古以来,涑江以其美丽的景致惹得许多文人骚客诗兴大发,甚至涑水每流经一段,都会有赞美的诗歌相随,比如涑水初入醴陵境的视头洲牛丫洪,便有李鹤龄的诗:

曲洞牛丫似,惊洪咽复吞。众流争一峡,乱石磊双门。空气生歌岸,涛声出远村。更看新涨满,迅涌夹山奔。到了视头洲谷米码头时,有欧阳涵诗:风斜细雨,小泊视头洲。……

到马脑潭时,又有胡士璇的诗:马首峙何年,岩岩望俨然。不啻沙漠地,独立楚江天。……

到状元洲时,又有唐寅《春日眺状元洲》诗:笔峰斜峙涑江中,两道波光泄碧空。汀草烟含宫锦绿,山苑光映杏园红。……

直至到达涑口(出口)时,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过津口诗: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和风引桂楫,春日涨云岑。……

此外,还有许多流传在民间的涑水本土歌谣,几乎把涑水唱得如醉如痴。流传最广的,便是醴陵人家喻户晓的这首:

涑江涑水绿悠悠,涑江桥上状元洲。马脑潭前龙显爪,一支文笔点春秋。

翻阅《涑江诗丛》或者《涑江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诗浪”扑面而来,仿佛那宛如如带的涑江,就是一幅长长的诗卷,那些个自命不凡的文人骚客,都拜倒在涑江娇美的仪容面前,发出声声感叹。

然而,涑江的风骚之处,还不只是她的美貌与风姿,她还是孕育了醴陵百万人民的母亲河。过去,涑江是醴陵的水上交通命脉,是醴陵陶瓷花炮的运输生命线。人们不仅在诗化她、美化她,还以各种命题方式来表达对涑江的崇敬之意、感恩之情。曾获得国家金奖的“涑江脚蛋糕”,至今还享誉全国;以采风方式热播过的系列风光片《涑江行》,更让醴陵人直抒胸臆表达出对母亲河的眷恋;大型文艺主题晚会《涑江潮》,醴陵市首部文学丛书《涑水文丛》,以已经改版的《涑水风》文学刊物,无不凝聚着醴陵人对涑江的深沉情思,寄抵人们对母亲河的关注与憧憬。

涑水无言。她只是默默地、谦逊地向着她追寻的目标悠悠西去,却把千古诗篇无私地献给了这片多情的土地。

株洲风物



山水拧出都是诗 一字一句总关情

醴陵山水漫谈

刘放年 肖旭日



醴陵明月镇渔光曲



醴陵仙岳山风景

多情的山歌

对于过去乡村山寨的人来说,没有山歌的日子是苍白的,像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

醴陵山多,歌也多。醴陵的山歌虽不如刘三姐那般多样化,但那些原生态的歌者大都一副好嗓子,一声长长的“嗨咳”可引得万山回应。所以有人称“打”山歌,是需要力度的。醴陵人打山歌往往在上山砍柴的时候,打山歌的时候不是唱给对坡的妹子听的,而是给心中的小妹,以及抒发生活的苦闷。

我少年时经常到老家对面山上上去砍柴,那个地方靠江西,叫老虎脑,因山形似虎而得名,虎背上有一个小山寨,往往砍柴来就把柴担搁在山寨路边,然后听一个叫余记发的樵夫打山歌。他那高亢的声调常常引得人们或兴奋或悲切,余记发的山歌大都自编自唱,他唱歌的时候总是高昂着头,将眼睛半闭着,而口张得很大,那时候生活异常艰苦,所以山歌也往往是苦涩的,尤其对着山谷去唱,那揪心的回音常常催人泪下,也有歌颂美好生活或是情歌之类的,但只有在山坡上听时,才能感悟它的灵韵。

与在山上打山歌不同的,是在田野上打山歌。尤其是每年的春插时节,山歌往往采取对唱的形式,而且只有和美丽村姑在一起插秧的时候,山歌才唱得起劲。唱山歌时,还常伴随着打泥仗,用泥巴、或用沾泥的秧相互抛甩,冷不防一把秧抛来,打在背上或脸上,田埂里一时呼声四起,笑语盈盈。山歌过后便是男女插秧大比拼。女人毕竟心灵手巧,插起秧来像鸡啄米。年轻小伙子自然比不过,一个个像丧气的公鸡败下阵来。但他们打的吆喝声往往穿透力很强,总是引得鸡飞狗叫。这是打山歌练就出来的真功夫。

醴陵山歌里更多地贯穿着一个“情”字。有人说,有两个字用在醴陵人身上最形象不过。一个是“鬼”字,形容醴陵人聪明机智;一个是“情”字,说醴陵人怀春多情。在日常生活中,醴陵人对“鬼”字活用到了极致。“鬼妹哪”,指妹子灵巧;“看得一只鬼”,指蹊跷。但更多地体现为与“情”字的神秘偶合与灵动,让“情”字特富一种个性,一种神韵。这两个字被醴陵人捏在一块,便有了那首久唱不衰的民歌《思情鬼歌》。

《思情鬼歌》究竟产生于哪个年代,出自何人之手,现已无从查考。但这首民歌活脱脱勾画出了醴陵人“情”与“鬼”的柔情与蜜意,尤其是歌词直白的语调,大胆的爱求方式,以及原汁原味的醴陵话腔调,让很多人感叹不已。例如“敲敲哪坎坎”“后门哪进”,那机灵而又大胆的举动,活脱脱地跃现于歌词中。由于它浓郁的地方情调与情歌特色,这首民歌曾从醴陵唱到北京,唱给了周恩来总理听。全国著名歌唱家叶茅和廖莎演唱的版本还被北京音像出版社灌成了录音带《采红莲》广为发行。天津音乐学院著名音乐教授范国中,还把《思情鬼歌》的音乐元素写进他的民乐交响音乐中。

醴陵《思情鬼歌》的挖掘与流传,得益于这片多情的土地,它是从众多山歌特别是情歌中升华出来的,更多的情歌还散落在民间、在村寨。这些情歌大多是直白大胆的,而且带有幽默的趣味。例如一首《两为》:

对门姑娘矮坨坨,背上背起猪草箩,一来为了扯猪草,二来为了看情哥。有一首《苦相思》更加形象:小小园地一堵墙,苦丝瓜种两厢,那吃瓜瓜苦想姐,姐吃丝瓜思想郎。

这些情歌不仅运用了丰富的想像,采取大量比兴的手法,而且还敢于打破格局,自成一体。例如有一种五句式的情歌写得也是活灵活现:

清早起来去做工,挑担水桶下河中,清水不挑挑浑水,平地不走走陡坡,不知心里想哪个?

所以醴陵人有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憋不住,藏不下。醴陵人的观念是开放的、外向的。不信,你就去读醴陵的情歌吧!

灵动的山水

醴陵山水看似平常,实则灵动。

醴陵人自古以来有一个难以割舍的东西,便是信仰。确切些说是迷信。醴陵民间庙宇多,菩萨也多,龙神、土地神、包公、关帝、门神、灶神,甚至民间驱疫的傩神,在在皆有祭祀。光绪24年,有贡生邹峰调查全县神庙庙宇,竟有367家之多。所以醴陵过去是处处有庙,事事有神。

我们无意去渲染那些神灵的东西,但那么多人信奉神灵,而且千古不绝,定然有背后的隐情。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一而足。但有一样东西恐怕与神灵有关,那便是醴陵的山水。

诗人感受的是山水的情怀,平民感受的又是什么呢?是山水的灵异。

在醴陵民间,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看风水”。醴陵乡下,几乎到处都有风水先生。醴陵当地人叫“地生”。地生常常怀揣着一个“罗盘”(其实为指南针)。农村凡有建造安葬等事,必请地生到场。地生讲起风水来,总是头头是道。什么建屋要“左青龙,右白虎”,安葬最好是“凤形”等。

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迷信的东西。现代地理学中,还有科学的风水学。自然界纵然气象万千,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运行的规律。用古老的说法,它似乎存在着一种“风”,或者是一种“气”。这种风和气往往与人的心灵相通,符合人的审美心理。气通则灵,不通则背。这是我的浅显看法。

醴陵是个丘陵地区,所谓山峻水曲,人杰地灵。这是其他江南平川不曾拥有的地域优势。青山绿水、紫气东来,钟天地之灵秀,集日月之精华。它定然沉淀着许多风和气。

云岩寺的坐落位置就应了那天道之气。它的右边是九个连绵起伏的山峰,其起伏之状,恰似九龙从天而降,好个吉祥之兆。因此它被称“九峰名山”。

仙岳山的高远,给人以气吞山河的雄浑。不需要神灵的启示,你登上山顶就会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到达一种豁然开明的化境。屏山寺则是掩隐在大屏山的万木丛中,显出几分神秘。它似有一股天地之气在这里凝聚,坐在屏山寺的古牌坊前,会有一种清爽之气弥漫开来,沁人心脾。

把涑江书院建在西山山腰,正好把“紫气东来”尽收书院,让莘莘学子养精蓄锐,奔锦绣前程;而将梯云阁建在青山山上,定然要达到一种平步青云的理想境界。

深寺雅院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呢?他们也要看风水,他们也要借山水之气,仰祖宗之光,荫庇后代。醴陵的山水就是这样,灵动而有神韵。这不只是醴陵人的自我感悟,还有专家们的深切关注。

2004年,北京大学一批博士来醴陵考察,做旅游规划。其中有两位是地理学博士。好山好水自然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光。我陪他们到仙山公园的神仙楼参观,他们很快就被瓷城的景色迷住了。带队的袁文章博士感慨地说:“这是南方典型的山水洲城,真是个好风水宝地啊!”他听后我才猛然一醒,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醴陵人,怎么就感受不到大自然的恩赐呢?

他们可是真正的水先生。后来在定位醴陵的旅游规划发展理念时,他们真正把山水洲城的理念写入了醴陵旅游规划发展目标定位中。后来还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绿色瓷城,休闲胜境”。把山水洲城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灵异,灵动,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它真切地潜藏在醴陵的山山水水中,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它,醴陵的每一寸土地,都会闪射出奇异的灵光。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株洲电力机车厂的试制实验生产车间(资料图)

株洲厂矿里流行的那些“塑料”普通话

欧阳光宇

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在1955年至1965年,也即“一五”“二五”时期,国家相关部委分别在株洲的东、南、北方向布局,新建了一些大型企业。

企业的建设带动了人口的迁徙,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成为株洲几大企业最初的建厂元勋。这些建设者来自天南海北,方言千差万别,为了方便交流,生产、生活中多使用带着各自乡音的普通话,再加上各大企业的生产产品和企业文化不同,彼此融合沟通,久之便形成了标签性极强的带有本厂自有特色的“塑料”普通话(以下简称塑普),凡开口,必知对方是哪个厂区的职工或家属,如今想来,也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331的“勒”

上世纪80年代,在331厂的塑普中,有一个“勒”的音,用得十分频繁,331人为何选“悬崖勒马”的“勒”字字音,来作为表程度的副词,不得而知。

那时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单身宿舍,未婚的单身职工便与已婚且有家眷的职工住一栋楼,我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我那栋楼的东头就住着几个单身职工,其中有个叫湘娜的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是我爸所在企业的一名打字员。湘娜是331的子弟,抄着一口331的塑普,跟我们说331的八卦新闻。那个年代交谊舞在株洲风行一时,331那边的舞厅自然也热闹得紧,跳交谊舞也好,打麻将也好,这类公众活动涉及的家庭和干部职工很广,难免会引发一些夫妻矛盾。湘娜这天即时播报,报出331舞厅的八卦,说:331二分厂一个职工的老婆,看到老公下班后就去舞厅与别的女士跳舞,她勒生气的,冲进舞厅,给了老公一记耳光,还扇了她老公的舞伴,她在331落了个“舞霸”的名号,全厂都传开了,呵呵!

湘娜一笑,大家也笑,在湘娜的塑普和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我弄清了331的“勒”字的意思,是十分、很、特别的意思,331人不但说“勒生气”,还说“勒漂亮”、“勒感动”、“勒好玩”。

601的“摠”

601厂在上世纪的全称是株洲硬质合金厂,但601厂的干部职工当时难改成年人的方言发音,几乎都会把“硬”字发成“摠”的音。

我那会儿所在的企业与601厂相邻,当时理化室更新技术,便从601厂请来方专家做指导,此时又正逢“七一”建党节,理化室推出合唱节目《团结就是力量》,李科长盛情邀请方专家与我们统一着装,登台演唱,歌中有几句歌词是“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方专家就站在我身后唱,他的歌声全部飘进了我的耳朵,当他唱到“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时,还算好,发音还算准确,而接下来唱到“比铁还硬”这句,他就唱成“比铁还摠”,我一听又想笑,又觉得音调走势不好,似乎他这个“摠”字一播出来,整首歌都被山寨化了,而我从小到大声音都不够嘹亮,又没有足够的音量冲出来,覆盖住方专家的“摠”字音。活动结束后,我们理化室的合唱还得了个二等奖,估计评委们为方专家加了面子分。

田心的“绞”

一开始,是在家听我二哥说,田心那边的塑普让人听了闹心,把“睡觉”一词的发音,发成“睡绞”,二哥这话给我留了很深的印象。我有个闺蜜莎莎,当时家在田心,她说话轻声细语,我们即使“与子同胞”,同床共寝,但我从来没有从莎莎嘴里挖出“绞”字音,可见女孩还是注意审美一些。

有一回到莎莎家去玩,莎莎另外喊来军、涛两位男生打麻将,我们吃了晚餐后继续打了两个小时,这时轮到军同学被罚钻桌子,他就说涛同学作弊,并搜出涛同学屁股底下坐的两颗麻将牌,涛同学反驳,说军也藏了牌,接着军同学藏的牌也曝光了,我左手这一方的莎莎忍不住笑,这笑等于自我招认,她也藏了牌,这下好,只有我老实巴交的没藏牌。我们当时不打钱,惩罚也就是钻桌子,所以不至于因藏牌这事导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到这个时候,军同学自觉没趣,伸了个懒腰,说:不打了,睡绞(觉)去。他这个“绞”字音一咕噜出来,让我对田心塑普的求证,不觉在实地找到一个落脚点,居然有看到水落石出之感,心想,我二哥说的没错,田心人真这么说。